

羊哭了·猪笑了·蚂蚁病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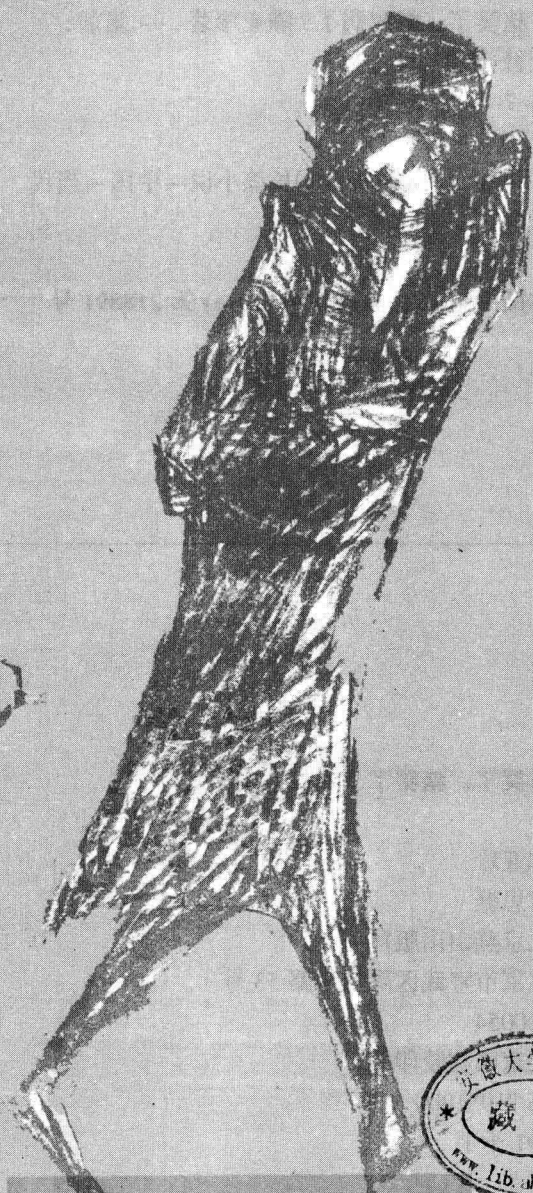
陈亚珍◎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陈亚珍◎著

羊哭了·猪笑了·蚂蚁病了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羊哭了、猪笑了、蚂蚁病了 / 陈亚珍著. -- 北京:
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402-2670-1

I. ①羊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8891 号

书 名 羊哭了、猪笑了、蚂蚁病了

作 者 陈亚珍

责任编辑 常思薇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 编 100054

印 刷 北京康利胶印厂

开 本 16 710*1000

字 数 491 千字

印 张 35.5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5402-2670-1

定 价 38.00 元

在人的世界里，不能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何其悲哀？

——题记

引 言

亲爱的人类，我且告诉你们，我是来自异处的一颗灵魂，当我向你们诉说的时候，其实我早已死去。我的生命既非寿终也非正寝，是在不期中猝毙，那一刻，天空是红的，山川、树木、河流、空气、尘埃，都在我眼前盛开了一片殷红的花！死，对于草木之命似乎并不足惜。可我的死，却是让人间的谎言与阴谋再一次获得成功！你们一定想知道它的来轮去脉吧？但我却不能简略地告诉你们，否则我就不能讲出更有趣的故事了。

有人说，人活着就要好，死后才腐朽。那么我即是，活着的时候我想死，死去的时候我想活。所以，我又勇敢地复活了！嘘——请不要虚惊骇怪，我没有复仇之心，我回到人世间只不过想寻找我失却的身份……

炊烟升起的地方让我心动！

我重新回到人世间，是在一个秋日雨后的黄昏，乘着薄雾与轻风，变作一只鸟，翕动着自由的翅膀在空中飞翔，我飞得一定很高远也很坦然。我看到芸芸众生在为生计奔波，一张张疲惫的面孔不知为何种困境而犯愁，这种情态让我很快找回了人世间生存的记忆。我游离在一缕缕炊烟之间，重温人间烟火，人世间让我眷恋的不在于一草一木，一枯一荣，而在于构成一个人一生堪称命运的人和事件。无情的时光带走了岁月，却带不走刻骨铭心的往事。

我收敛住羽翼，款款地栖落在树枝上，鸟瞰着雨雾蒙蒙的小城，记忆汇成一片汪洋……

画眉小城被夜色封锁，灯光一片辉煌，我听到小城的夜生活极为丰富，摇滚乐伴着红男绿女疯狂地摇滚，淫荡的笑声在其间穿行；夜市的小商贩为招徕顾客千姿百态的叫卖；瞎眼老人拉着二胡为一



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伴奏，小姑娘穿着一身红花对襟小褂，大胆泼辣地唱着现代歌曲：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……小屁股蛋一扭，全身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，肚脐眼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！围观的看客及时给予鼓掌，不时地出示恩赐，赚取小姑娘恭敬的献礼……

街市上，鼓乐升平，夹带着尖厉的口哨，怪异的叫声，很快把我的视线引过去，天哪，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，穿着乳罩，裤衩，赤身裸体的在人群簇拥下堂皇而来，裤衩只不过是两条细带连着两块半透明的三角网眼纱，纱质布料的细软薄度又经不住蓬勃发展的耻毛冲撞，就都纷纷探头探脑出来招见世人；乳腺的发达如同两个脱颖而出的暴发户，目中无人地昂扬着招摇过市。

越来越多的路人汇入了看客，一双双惊异而不无贪婪的眼睛，如同嗜血的蚊子紧紧地盯着裸者的耻处，如此明目张胆，招致了若干人生理失控，体内膨胀，肆无忌惮地将手伸进裤档里自娱自乐到颠狂不已，鼓着金鱼一样的眼睛，在精神高度集中过后，嘘了一口长气，意思很明了：社会真他妈的好，不用消费一分一厘，不用犯婚姻错误，不用费感情的周折就能“痛快”一把！

也有人看到此情此景脸上浮起一层厚积的僵硬、铁色、青紫、淫红……道貌岸然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羞耻，但根本上更是难以抵挡诱惑，不好正眼看，余光也得扫几眼。没有听到通知，城街上的人却越拥越多，暴涨得如同即将临盆的孕妇。哄笑声，口哨声，怪叫声，滚滚荡荡冲撞着山城，就像别有用心的人哗啦打开疯人院的大门，一张张怪异的面孔，如同失控的疯人在大街上疯跑疯窜，亢奋的情绪火焰般地蔓延，没有谁能镇住此刻的嚣张气焰。

阳间出了什么问题？妙龄姑娘光着屁股给人看，神鬼也觉有湊目之嫌。却原来是文胸店里搞促销，谁敢绕城街走一圈，谁就在半个钟头可得到千元酬金，这样的勇士居然也有。我低下了头，难以判断姑娘的勇气从何而来，但城街上却有人为千元赏金喷舌，并有花季姑娘纷纷前去出示胴体，一时间葱白一般的裸体从一变成二，



从二变成群浩荡而去……

鼓乐经过了长时间的喧哗，随远去低沉下来，脸上挂着痴笑的人群，在灯光下慢慢消失。膨胀的城街像孕妇一般，“叽哇”一声，生了个怪胎，肚子顿然干瘪了……

我的眼睛望空了，困惑“咚”一声砸在我的心头上，浑身哆嗦了一下，我的整个思维混乱如麻。

哦，这就是我死后二十年的人世吗？



第一部 天 问



西风吼叫着，把柴垛掀翻，把秸草带上天空，
满世界都铺陈了草草末末，西风的叫声歇斯底里，
它的破坏性质如同对人世有着刻骨的仇恨。屋顶
上的瓦片像骨质疏松症“呱哒、呱哒”响得骇人，
天呀，难道说，风是在磨砺自己的爪牙，以便更
快更彻底地撕毁这个世界吗？



第一章

一

月黑风高的时候，我变成了生前的我自己，到小河那边洗了把脸，借着月光整理了一下衣衫和头发，然后四处张望了一下，确定一切的人都已睡去，我才开始到我一生都不曾确定的“家”里去探望。四周一片漆黑，一只猫从我脚下匆匆路过，黄灿灿的眼睛异样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被吓了一跳！夜静得如同死去一般，这只猫不在家里守职却跑出来夜游，想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企图，不然它神色诡异是为什么？莫非它会告诉世人我的行踪？

送走了夜猫，我化作一缕轻烟潜入了父亲的卧室，随着气息的引导我来到爹的床前，月光从一片云里钻出来，穿过窗子照在爹和侉娘的脸上，我热切地将目光投注于爹。我看到爹安详的脸，古铜色的面容上，皱纹深得如刀刻斧凿一般，头发如同下了一层白绒绒的霜。看上去有那么一些仙风道骨的味道。爹爹的鼾声如同他打仗时的炮声轰隆不止，东边落下西边响起，整个屋内都在滚荡着他的鼾声，即便睡眠也在展示他的力量……

我的眼圈红了！爹爹啊爹爹，惠儿回来了，你还记得你有一个死去的女儿吗？你曾知道我等待了整整一生，渴望爹握过枪、当过英雄的手抚摸一下我的头，我的脸，我的肩胛吗？可是我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这个夙愿！活着，负重的心从不曾有一日轻松，虽然为人一世，倒不如一只狗一头猪自在。总是低着头匆匆奔波在田间与



简陋的家中。有时候呆坐在炕沿边上，望着窗外足不出户，想一些永远也想不透彻的心事……可这时候总少不了男人飞来的一记耳光，并夹带着破口大骂：

没祖鬼，瓷呆着死羊似的眼想找死呀？

是的爹爹，“没祖鬼”是我在人间最明确的标志，人有祖，树有根，可我至死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“祖”是谁，为这个心结我死不瞑目，因此我不顾人间地府的一切律条，重返阳间寻找我的身份，寻找我未圆的梦……爹爹啊！借你的余生，清算一下我们父女的情债吧，请你睁开眼睛听我说好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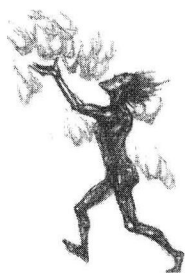
可爹如一头熟睡的老猪哼哼呀呀，只是不睁眼。我看着看着泪水就涌上来，泪珠儿滴在爹的面颊上，滚出了一条惆怅的河。爹动了一下，还是没有睁开眼。我将我的脸贴在爹的胸膛上，我听到了爹心脏的跳动，我感受到爹肉体的温情，往事如翻江倒海地滚滚而来，我喊了一声爹便泪雨滂沱了……爹突然咳嗽起来，咳嗽得很猛很烈……侉娘睁开眼睛，惊异地半坐起来，白刺刺的身体如老蔫了的萝卜，从松软的被子里脱颖而出，她如家中的捍卫者，抚摸着爹爹的胸，说怎么了这是？好好的怎么咳嗽起来？就像是鬼拿一样，一惊一乍的。爹说我看到惠儿了，我听到惠儿在给我说话……

侉娘就四处打量着屋内，说胡扯，她早就死了你怎能看到她，是做梦吧？

爹说她站在地下看我呢，眼里有泪，她哭什么呢？又受谁的委屈了？

由于爹介绍得逼真，侉娘就有些惊诧，顺着爹的指引将目光移过来，我打了个寒战身体迅速变小，变成了苍蝇那么一丁点的小人儿，叽溜一下躲在床下。我不能让她看到我。她要看到我就一定不让我与爹交心了。可侉娘好像挖地三尺也要把我找出来一样。她吓吓地唾了三口唾沫咒道：死鬼，你来做什么，活着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死了你也不让人清静，滚！再回来作乱我乱刀砍死你！

我破涕为笑了，心想，我早就是死人了，还在乎你用乱刀砍吗？



不劳您大驾了我的侉娘。然后我就看见她挥舞着笤帚在空中乱打。灰鬼，自从你走后你爹的心就没一天安稳，说吧，是谁招你惹你了，有本事你给我站出来说！

我不站出来，我怎么可以把自己交给她呢？我要找的人是爹。

爹爹一脸茫然。

我看到侉娘从枕头下摸出一包朱砂。我知道这是人世间通常用来驱邪打鬼的有效办法。无奈，我只好变成一缕细风从门的空隙处伤心而去……

二

红日当空，我变成了一个影子，重重叠叠地拉长变短，我尽量使自己美丽一点，调整好自己的站姿，我看到爹一个人拄着拐杖蹒跚着走来，我的心狂跳起来，我喊着爹迎上去，我说爹，我等你好几天了，你看看我是谁？爹抬起眼帘看看我面无表情，说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我说我是胜惠呀爹，我是你的第一个女儿！爹说我不知道胜惠是谁。我怔住了！我说你怎能不知道胜惠是谁呢？你忘了，日本鬼子侵华时，你把我撂在俺娘的肚子里扛枪打日本去了，我出生后俺奶奶说抗日胜利了就好了，然后，奶奶就给我起名叫胜惠。夜里你不是还看见我了吗？那确实是我呀爹。

爹想了想说，就算我曾经有这么个女儿，可她二十年前已经死了。我说二十年前肉体是死了，可我的灵魂没有死呀。爹说我从不认为人死了还有灵魂，要是有灵魂，我那些阵亡的老战友都会来见我的，可我从没见谁来过，你骗谁？我说你是我爹，我为甚要骗你？爹说难道这世上的骗局还少吗？就算你的灵魂没有死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我说寻根问祖！我活着是个没“祖”的人，死去还要让我当个没“祖”的鬼？爹说你没“祖”能怪我吗？我说不怪你怪谁？难道当初不是你一时性起把我撂在俺娘肚里的？这账你能赖得掉？爹说这账我赖不赖，你娘心里清楚，你活着我给了你父女的名义，



死去你还找什么后账。我说我活着你把我当女儿看了吗？你当了妈你当了妈？对不起，我感情太激烈了，我向您道歉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爹说你不用道歉，黄河说成旱滩，你也已经不是我女儿了！

我说爹你听我说。

爹说我不听！

爹！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？我怎活你没管过，我怎么死的你也不管吗？就算你不是我爹，可你还曾经是县长哩！你一直说要把普天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人解救出来，普天下的人不包括我吗？梨花庄那么多孤儿你都管，我出了问题你咋不管？

爹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走得很慌张！我紧赶几步也于事无补。我失望了，原来爹还是不要我。难道我的人生错案永远得不到平反吗？我知道人世间不断地有人犯错误，不断地有人给予他们平反，可我的“错误”为甚就得不到明确判断呢？我有错吗？一个人被遗弃难道不是人类最大的错误吗？我愣愣地站着，好像是一个历史上布满污点的人，心事满腹地徘徊在人世的边缘要求得到人生答案。可有没有谁能帮助我找出最终结果呢？

三

我依偎着木棉的枝条，缓缓地将自己展开，化作一朵红色的木棉花，如血！

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将要出现的一次热烈的拥抱，手足相逢该是人间最快乐的事。我的心开始激烈地跳动。我按捺住激动，稍稍沉静了一点才睁开眼睛，云在头顶上飘，风微微地吹着木棉，发出轻盈的沙沙声，我“嘘——”的一声止住风的喧嚣，从树枝上跳到一幢办公大楼的窗台上。隔着窗户，我看到大妹胜平正伏案阅读案卷，看上去她很疲惫，她的目光如同两束阳光在字里行间穿行，企图发现和通透其中的一切秘密。她的大拇指按住太阳穴不停地揉搓。显然思考过多，产生脑系的衰竭。大妹耸耸肩膀，表示十分的劳困，



她一定希望有人帮助她轻松一下，我作为大姐，责无旁贷地走进去为她按摩。大妹吓了一跳！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表示了最大程度的惊讶，她说你是谁？你是怎进来的，你要干啥？我说，我是你大姐，我看你劳困得厉害，我帮你揉揉背。她一边享用着我的帮助一边说，你怎么可能是我大姐呢？我说我怎么不可能呢？我是胜惠，我出生的时候爹扛枪打日本去了，奶奶说，胜利了就好了，胜利了爹就回来了，我的名字就起了个胜惠。你是抗美援朝胜利后生的，那时候已经和平了，所以你的名字就叫胜平，二妹叫胜珍，珍惜胜利成果的意思，小弟叫胜辉，胜利了国家就会灿烂辉煌……

我们家的历史你怎知道得这么清楚？我停住动作有些不说，我说你到底听没听清我的话？我是你大姐胜惠，我当然清楚。大妹说别在这儿荒唐，就算我有一个叫胜惠的姐姐，她二十年前就死掉了。

可我的灵魂没有死呀，我的灵魂在给你说话，真的！

大妹说你给我少来这一套，有事说事，我忙着呢！很多人用金钱都买不通我，你用几句好听话就买通我了？你是不是犯事了，想让我给你作些手脚？我告诉你，别人可能行，我这里绝对不行！别把公、检、法的人都看成是禽兽不如！

我笑了，我说我能有什么事？我已经是灵魂了，我只想和你说说我的心里话。大妹说既然是心里话，干么不好好放在心里说给别人听呢？这年月谁还说心里话呀？我吃惊地望着大妹，难道这年月的人已经不说心里话了？人难道没有心了吗？你们整天价敢情说的都是假话？哦，听说阳间每一天都在“打假”，假话打不打呀？

大妹说有些话不要追根究底，我的忠告应该对你的生存没有坏处。

我说不，我还是想把心里话说给你听。

大妹说我没有功夫听你罗嗦！

大妹……

别叫我大妹，我不习惯别人给我套近！

大妹……



我马上要开庭审理案件，你有没有完？

大妹，我知道你是个不错的法官，你为人民公正地判决了很多大案要案，这点你像爹。可是，你难道就不能为我的人生错案做一个公正的裁决吗？尽管我已经死了，可我死不瞑目呀！阴谋和圈套陷害了我，可你们谁都不相信我。你们的怀疑囚禁了我整整一生，你们从来都没有内疚过吗？

大妹说既然死了，那就一切都死掉好了，死了死了，死去就了了。

我说大妹，你听我说，我死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你和弟妹们都去为我奔丧……

大妹说那你还有甚不瞑目的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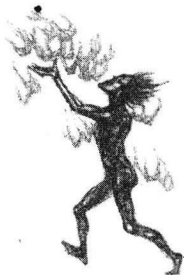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正是因为我受了姐妹们意外的厚爱我才开始对人事有了眷恋，我才想重活一次，把我一肚子的实话对你们说……

实话就留给你，温暖自己好了，我忙。

大妹……

好啦！大妹厉声道。一扭头，夹着公文包扬长而去……

我的心房“哗啦”一声坍塌了！心中的粉粉末末飞扬出来。灵魂原来是这么样的难以面世，人们怎可以无视一颗真诚的灵魂，宁愿与一俱虚假的形体对话呢？我如生前一样自卑起来。我坐到花池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……



我的身影轻捷地飘在弟弟面前的时候，他正把自己扇面一样大的手伸给一个瞎眼老者，老者忽闪着松弛的眼皮好像一个通透一切宇宙奥秘的神仙，热门热路地抚摸着弟弟的手纹。说如果这道手纹通上去，你就可能发大财。小弟说要通不上去呢？老者说那只能解决温饱问题，还得沾你父母的光。但有坐吃山空的征兆。弟弟的脸倏然暗淡下来，说再没别的办法了吗？您再摸摸看，还有没有别的

出路。老者摇摇头说，唉！人的命，天注定啊。

弟弟如一摊烂泥失神地瘫软在路边，默不作声了。

我如一缕阳光轻轻地倚在弟弟身边，我说弟弟你看我是谁？弟弟头也不抬，说我管不了你是谁！我说我是你大姐胜惠。小弟说什么大姐二姐，有钱吗？拿来。我说钱就这么重要吗？小弟火了，说你是喝空气活的？钱当然重要，没有钱，老婆不让我上床，儿子不叫我爹；没有钱，亲朋好友，哥们弟兄看不起我。钱是一个男人的立身之本你懂吗？我说我不懂，你们男人除去懂得金钱的用处，还懂甚？小弟说懂甚？哼哼，我要有了钱，他妈的天下的床我睡个遍，地上的美女一个都不能放过，一个黄脸老婆算个球！一个瘪儿子算个鸟，我让天下的人全是我孙子！

我说小弟呀小弟，金钱可以买通整个世界，可金钱能打动人的心灵吗？小弟说别来烦我，我要钱！知趣点给我走开！

小弟瞪着红血血的眼睛，歇斯底里地叫喊，好像我的叩问强奸了他的意志，他像要甩掉粘在他身上的感情“受孕套”一样，厌恶地甩开我。气喘嘘嘘地躲在一边，好像与我形同路人。我说小弟，在你心里除去钱甚都没有吗？小弟说一个人连钱都没有还能有甚？我说那我问你，我死去的时候你是不是打那男人了？他说我打了！我说你为甚要打他？小弟说废话，他对你不好呀。我说他对我不好你就要打他吗？小弟说当然，我是娘舅，在丧礼上我是最高法官。我他妈，没钱、没势、没尊严，只有这个时候我可以讨得一点威严，我要不趁机发威不成了傻 X？你说我不打他打谁？哦，感谢天下还给我留了这么点风尚呢。

这么说姐姐给了你这么个施展威力的机会？弟弟神往地点点头，这得感谢你的死。我说你还有两个姐姐，你是不是一直盼她们死了好给你提供这个机会？废话，她们死了这机会不是我的难道会是你的，我凭甚盼她们死呀，我要有困难还需要她们援助呢！比你哩，穷得就像一堵危墙，没等靠，哗啦一声就塌了。就这我也替你教训了那小子，怎么，你还不满意呀？



你知道他为甚对我不好吗？

那我不知道，他对你不好，我就替你打他，我履行了娘舅的职责就对得起你了，别的我管不了那么多。

弟弟，他对我不好不是因为我穷，是因为我没有祖宗，没有爱，我是个被家族遗弃了的可怜虫。我要的不是形式，我要的是爱与亲情！你打他我以为你在给我做主。

你烦不烦，爱值多少钱，亲情算老几？你死都死了还算这笔账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有钱放下，给我走人！

我喊了声小弟，小弟不理我，自顾自从腰间摘下钥匙链，拨开小刀，尖利的刀刃刺向通往发财的手纹里缓缓地通上去，如同耕地的犁铧翻开土地播下了发财的种子一样，血从手掌间滴滴答答极其壮烈地淌下来……我心一惊！喊了一声：小弟！弟弟却哈哈大笑跳起来，摇晃着他奇长无比的瘦脑袋，擎起血淋淋的手喊：我要发财啦！我可以发财了……

喊声惊动了城街上的人，数不清的目光像层层蛛丝牵住了小弟，每一个人发财的敏感度像灼烧的皮肤，企图获得发财之奥妙的疯狂无以复加！我看到很多人围住小弟问长问短，一张张满怀希望的脸闪闪发光，后来我又看到一双双渴望发财的手伸向瞎眼老人，然后是一双双血迹斑斑的手，打破了小城的宁静，狂喊着发财而四处奔跑……

